



00228

南邦黎獻集卷之五

西林學者鄂爾泰毅菴氏品定

男容校字

序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無錫 華希閔

十三經註疏舊有國學本歲久漫漶明季常熟毛子鳳苞刻之於吳亦多謬悞茲復重加校刊尊聖經砥末學甚盛心也毛子之刻注疏也錢謙益嘗爲之序謂近世學者離經而講道其賢者高自標置務求勝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則亦宋之諸儒掃除章句者之過意欲歸咎於晦菴其說不免過激竊嘗平心而論之六經之有注疏也是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一

名物象數之學也說者以爲得聖人之膚末而宋儒之爲傳注也是窮理之學也說者以爲得聖人之心顧生數千百載之下而欲考求心事於數千百載之上是惟百世以俟聖人不惑者能之故有晦菴之學而後可以作傳注下此者莫得與焉且晦菴之作傳注也亦嘗沉潛乎句讀反覆乎訓詁有未安者從而正之是注疏爲六經之功臣而晦菴爲漢儒之諍友後之學者目未識毛傳鄭箋爲何物而敢輒取申公說詩子貢詩傳誕謾不根之書耳未聞何休范甯杜預爲何人而輒效季本郝敬狂瞽之說是乃晦菴之罪人不止蔑棄注疏而已晦菴以注疏爲先駁而

後之蔑注疏者乃借晦菴爲赤幟誣矣哉毛詩之有箋疏也歐陽子嘗非之矣春秋之有三傳也啖助趙匡嘗正之矣數君子皆精於注疏者也注疏之爲書也考音釋正詁訓一物也而必詳其度數一事也而必覈其始終以爲聖人當日之所傳如是而已其理則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是注疏固未嘗禁人之推求而宋儒之作傳注者亦未嘗度始於轉蓬也君子恒存而不廢焉夫亦謂先河後海學者今日而欲求聖人之道則是書固萬萬不可廢因茲刻之有功於名教而序其端若此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二

漢儒爲六經功臣晦菴爲漢儒誦友持論平允最足服先儒之心中間止就詩與春秋說非是罍漏蓋舉一即可隅反固不必拘泥也

自漢唐以來凡士之歎歷通顯致身清貴者莫不窮經稽古爲有本有原之學故其時一讞獄也以經一議禮也以經一考制度頒律令也以經然其所口沫手胝疊疊而不倦者不外毛孔馬鄭之傳注及孔賈諸儒之義疏而已自宋興理學昌明程朱代出而胡安國蔡沈陳澠諸人亦各抒其見聞卓然成一家之言於是諸經之旨煥然一變迨乎有明之初詔天下士子習程文者一稟於宋儒而註疏之學遂幾絕於天下愚竊以爲過矣夫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重其源也六經自遭秦燔以後灰飛燼滅殘闕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

失次字不成義句不成文當此之時聖人之教微矣漢唐諸儒掇拾於叢殘剝蝕之餘爲之鈎貫櫛比研精殫思若禹之治洪荒決排疏淪而百川無不導也若周之理疆畝成同畛遂而萬井無不定也至是而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垂後世乃復粲然而大備或曰康成主讖緯輔嗣多清談毛詩孔傳率皆傳會愚又以爲不然夫讖緯者兩漢之學術也清談者晉魏之風尚也毛孔之近於傳會者皆本諸師說及故老所傳聞者也其間失者什一得者什九學者但當擷其菁英汰其麤犢翦其繁芴溯其淵源如是而已且夫朱子大賢亞聖間世之偉人也彼其於掌故事實禮

儀名物豈不能詳探而力索之哉顧以注疏之書循誦習  
傳流長源遠如日月經天江湖行地不可以廢而革也故  
於其所已言者務從裁省而獨以義理性命前賢未發之  
旨明揭於天下若夫躋宋儒而祧注疏抑豈朱子之心哉  
夫天下得章句而遺精微者有之矣未有悟精微而不識  
章句者也今之學者揚着侈口動附於宋儒先生之緒論  
及微之句讀音義之間則茫然若墮於煙霧是之謂未行  
而求趨未習而求翔故愚竊以爲過矣十三經註疏向有  
國學本漫漶已甚不可識別有毛生晉者復板行之而踈  
於讐勘頗有訛謬慮誤後學故重鋟之以廣其傳且序於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四

其首以論世之讀經者

此方是重刻註疏序非十三經源流策畧也惟於註疏  
當擷其菁華溯其淵源方許入宋儒之堂若徒讀幾句  
大全語類自以爲能學宋儒者對此可爲縮舌

擬重刻十三經注疏序

吳縣倪承茂

漢以來儒者但言五經唐時始有九經之稱蓋析三禮三傳并易詩書爲九也其石刻九經則并孝經論語爾雅宋儒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論語孟子爲四書而孟子得進與論語配明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亦曰義疏今通謂之疏夫自經籍散亡文字脫誤孔何毛鄭諸人掇拾於殘編斷簡之中蠹蝕灰飛之後句梳字櫛經學復明厥功偉矣而孔穎達賈公彥輩復釐其得失攷其異同略者詳之幽者闡之是又孔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五

何毛鄭諸人之諍友也所以漢唐之代人知稽古猶有引經義以斷獄者而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道術昌而治術盛不其然乎宋儒湛深理學朱子學庸章句不盡用鄭元論語不盡用何晏孟子不盡用趙岐易則不盡用王弼詩則不盡用毛萇第間有參取焉義理益精審矣然亦賴諸儒之導其先路而乃得以集其成也後之人騁康莊之路遊四達之衢何遽忘當年艱蕪剪莽創始開闢之人哉

國家崇正道黜異說非宋儒之傳注不得列于學官故五經

大全行而注疏廢夫大全之爲書也摭拾餽釘擗撻割剝實無裨于經學而士之習制義者宗之因陋就寡保殘守

缺是末師而非往古注疏一書蓋有終身未覩其篇目者  
古學之不復振實由於此今

天子崇獎博洽之士化成天下將倣古石渠虎觀之制俾諸儒  
討究遺文窮經致用則經義之晦蝕于數百年者煥然復  
揭於此日家而絃戶而誦人文自是其蔚起也是書于萬  
曆中刻于北國子監士大夫家乃間有之里巷所流傳者  
多海虞毛氏本校勘不精謬譌彌甚又字跡漫滅不可讀  
茲為重刻之而序其略如此

不多事鋪敘而源流支派撮其大要悉中肯綮是真能  
留心經術人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六

夫聖人之經一而已而治經之途徑則二有漢唐以來治經之學有宋以來治經之學漢唐之學章句也宋儒之學理解也章句之謂即多學而識之謂今行世之十三經注疏是理解之謂即一以貫之之謂今天下所宗程朱之傳注是竊嘗衡而論之二者固缺一不可從事於章句其學博以實出而應天下事能多識前言往行及名物制度之義而爲名卿材大夫以効國家之用至究其學之流弊則如韓子三品之說李翱復性之書蘇文忠誠明之論見理不真有毫釐千里之差從事于理解其學大以精出而應

南邦黎獻集

卷五

七

天下事心術正人品端遺大投艱一準于理而不致有邪說誣民以充塞仁義至究其學之流弊則在用之以作八股勦襲相師而以窮經爲迂謬妄相誇而以學古爲毒至如明季俗學晦蒙繆種膠結遂有評詩書者于禹謨譏其漸排于車攻選徒囂囂譏其背于有聞無聲矣又有評左傳者于融融洩洩不知爲賦詩而誤以爲敘事抹之曰俗筆矣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其病狂之本則由于經義帖括之業盛自少及長習爲空言置經術之實學于不講故也然則今日而欲端所學計惟有用理解以明道復性爲主用章句以博聞強記爲輔詳說于注

疏之章句而反約于周程張朱之理解庶幾乎參互攷訂  
本末具舉而爲儒者大備之學也虞山錢氏爲注疏序至  
以程朱之學與王介甫新義並稱而致歎于儒林道學既  
分傳注義疏之學無復遺種噫過矣注疏具在特人弗攷  
耳且朱子嘗言孟子疏爲邵武士人孫奭作不解名物制  
度書不似疏據此則朱子原未嘗廢注疏也以八股之流  
弊而歸咎于道學之程朱豈公論哉至謂漢唐章句之學  
有表可循有坊可止余尤以爲不然嘗聞漢儒經學之說  
盛其時競樹頰頰角立門戶至有互相嗤笑各肆詆排者  
故班固傳儒林指經學爲利祿之塗而鄭氏夾漈則曰秦  
南邦黎獻集

卷五

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由班鄭之言考之亦未  
見其可循可止也惟是理解大行之日遂舉漢唐以來傳  
習之書度之不讀則大不可況今聖學昌明之日方脩禮  
樂重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則安得不遡經傳之源流爲道  
學之補助使世之學者繇漢唐異同而歸于宋人理解多  
學于古一貫于今不致取訕于冥行擿植而貽譏于導其  
先路者其可乎是爲序

詳說章句反約理解顛撲不破至深詆虞山錢氏發明  
朱子未嘗廢注疏真有衛道之力

擬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淮安許其恕

上古結繩而治聖人易之以書契未始有經之名也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刪詩書訂禮樂弘易道而修春秋以贊天地之化育以正萬世之人心作爲經解於是而有經之名秦滅典籍或藏於壁或投於口或存於博士之官是亡而未嘗亡也漢孝成之世詔求遺書於是書之易而其後言易之家四有伏生之書而其後言書之家三詩有齊魯韓而毛詩最後春秋有公穀鄒氏夾氏而左氏不立他經亦多紛謬聖人之旨不明是存而未嘗存也諸家之學互有廢興漢元帝集羣儒於石渠閣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九

講五經同異歷明章之世典籍大備儒者賈逵馬融鄭康成王弼之徒始爲訓詁逮晉及唐名人代出於是周易尚書毛詩戴記儀禮周禮左傳公穀魯論孟子孝經爾雅諸書無不講明而切究之此今日所謂十三經註疏是也夫聖人之道何在在於經而已學者之窮經何事以明道而已東漢以後去聖人日遠儒者當晦盲否塞之餘而能精研其義其功信偉矣然高者入於清虛下者雜於圖讖莫不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宋儒一出作爲傳註紹聖人之心明不傳之蘊本天人性命以究其歸本居敬窮理以端其學精入無形粗及有象燦然有條而怡然理順聖經之

旨昭若日星矣則言經者第當求之傳註何必復言註疏哉然而註疏固不可廢也昔先王之造士也崇四術立四教非徒誦習之而已也將以責其身體也其人之溫柔敦厚知其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知其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知其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知其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知其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知其深於春秋者也故入其國而教可知漢之盛時儒者猶知經術爲本專門名家各仞其師說必期於經明行修而後已焉經旣明矣然後從事於子史典誌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藥其繩墨於以効國家之用而名卿大夫往往出於其間自儒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十

林道學分而二經術之傳漫非古昔務詞章則以讀書爲迂講道學益以窮經爲諱荒經滅古而士習隨之我國家重熙累洽重道崇儒以經義取士旣奉朱子之傳註爲宗

遍者

聖天子舉釋奠之禮兼考配享諸賢議增議復將以表揚實學廣勵人心則經術在所尤重而操觚之士各習一經動以浮游不根之詞勦襲附會之說謬謂本之傳註其於他經視之若摩挲石鼓汲郡之遺文何論箋疏則是上之所求於下者愈精而下之所托以爲業者愈粗以疎也即士之所以自命者愈高而其所挾以致用者愈卑以約也儒

者欲明聖人之道安得不求之經學哉歐陽子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愈明夫當歐陽子之時傳註未出而已信其必然則宋儒之傳註未必非註疏有以導其先路也酒醴之美而元酒之尚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不忘本始也柰何舉千百年好學深思之士微言奧義不審其是非不察其同異盡擯而棄之也哉此重刻之意也前此監板不無踏駁而汲古閣之刻為之敘者右漢而左宋至失本末輕重之衡是以次而論之若夫聖人之經如日星河嶽不待膚淺末學伸紙直筆而為之贊說也方今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十一

聖天子廣夏細旃考經論道以求實學不徒效石渠鴻都故事則是書之刻使學者知經術道學原無二致或源也或委也先河而後海未必非右文之一助云爾

不贊經不貶傳學術湛深氣味醇厚

聖人之經足以垂世而行遠者以其道之無所不包也道之至精者本於一理而其末則散著之名物象數之中學者當微言之既絕求其理之所在不能無疑於心于是舉夫名物象數者而日夜探索焉推之而靡窮擴之而無外恍然自以為通於道之一端而從而註之又從而疏之此其功亦大矣夫由今而遡於前註疏之餉遺後人不可謂非厚幸也自暴秦燔書所存者惟有卜易至漢文景而後諸經間得之語音錯誤屋壁朽折之餘時師傳讀各以已意穿穴一詩或不能兼雅頌一禮或不能備容說一書則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信今文而忽古文一春秋則進公穀而黜左氏而其甚者倡為倣詭不根之談托於其師不傳之秘如以箕子明夷為萬物蓂茲以洪範為五行占候以誦孝經為可臨陣却敵使古聖王垂世行遠之書同於陰陽厭勝之術甚矣其悖於理而不知道也若夫其中能自決擇為世所宗仰者則又轉相傳述務博而不精一經之訓詁多者或百餘萬言少者亦數十萬言揚子所云今之學者非第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悅是也蓋漢自建元以來稍貴經術之士至孝宣常詔諸儒辨同異於石渠其有隨問即答辭理可觀而無所屈撓者則羣以為賢故其時學者專力於旁搜

廣引洽聞強記以弋榮名而取祿位亦其勢然也而東漢之君復深信讖緯世儒窺上之意旨往往巧與之附會冀經學之並立於學官是以其說愈支離漶漫而不可爲訓久之始有馬融鄭康成之徒刪削釐正於前王弼孔穎達之倫參校補綴於後然後十三經之註疏以成是雖於聖道之至精者或失之疎不能無待於有宋之儒而其名物象數之紛紜固已深切著明之矣蓋漢儒之用功深而觀玩久所謂布卦別著之法渾儀律度之制郊圻禘祫之分山川道里禽鳥蟲魚之細莫不援據詳密即宋儒當日亦無以相易而其餘衆說之善者又各有以補宋儒之所未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十三

足此固不得而廢也今

聖

天子右文崇學程朱之羽翼經傳者久已刊布四方茲復取註疏重付之梨棗其爲學者計至深遠也蓋嘗私論謂學者觀註疏而不折衷於程朱何異操舟者之放乎中流而無所止瞽者之欲得夫日而捫燭與槃也然讀程朱之書而不博覽乎註疏則又奚以知耕者鋤其非種而斂而獲之之難大匠相夫百物之宜而鳩工庀材之爲不易也乎矧夫漢儒註疏經數十人之手定有不容以淺觀而忽之而程朱之所垂亦有未定之論矯枉過正俟後人之別白者烏可謂經學旣顯於世沾沾焉執其一說而遂束之

不觀也哉然則發墨守起廢疾鍼膏肓亦在乎今之嗜學  
者而已是為序

讀經能自出手眼纔是戴憑坐上人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嘉翁前出毛穎難長瘴患坐五八

卷之五

嘉翁前出毛穎難長瘴患坐五八

合刻二十一史總序

吳江 顧我錡

古之王者右史記言左史記動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外史之職以掌邦國四方之志史之名舊矣然皆据事直書年經月緯若魯春秋魏紀年之屬而已紀傳表志未之有也漢司馬遷以意創為史記自時厥後歷代宗之自史記而外由漢迄元為書二十以愚論之紀傳表志之體其便於讀史者三何以言之編年之制排時續日雖一事相屬而首尾衡決紀傳表志則帝王之廢興臣僚之得失典章制度之損益州次族居以類相從一也編年之制以時繫月以月繫日卮言璣事悉循其序歲月之間苟有異辭無從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五

綴錄紀傳表志則以人為經以事為緯第有關於勸戒雖市井之猥褻鬼神之幽冥羣分類聚各垂炯鑒二也編年之制止記當時春秋冬夏不相假借豈容逾前規後自紊厥序紀傳表志則一代之典並舉前朝一人之事并入他傳使是非因革沿流及源釐然見於方策之內三也難之者曰然則荀袁之漢紀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建安之者也向使僅如董狐倚相濡毫吮筆而無諸史以為之先資雖樸儉陋可也故以愚論之二十一史者蓋石室之秘錄天府之總龜而稽古者之淵海也司馬遷聖於史者

也自是以下班固陳壽得其精密焉晉隋二書得其該洽焉范曄李延壽得其丰采焉歐陽五代史得其錯綜變化焉餘則簡而不該博而寡要瞠乎其後矣然則史有優劣讀之者將無所擇乎曰是不然夫使讀史者將以尋章摘句抽黃儷白爲夸多鬪靡具也雖窮老而無所得可也若夫讀史者將以權衡百王鞭策萬世考政刑之理亂觀禮樂之盛衰則方將去膚而存液落實以取材汗牛充棟猶爲約耳史之優劣夫奚論哉劉知幾之論曰凡作史必兼三長此作史之說也蘇子瞻則曰吾讀史每一過則精求一事數過以後八面受敵是讀史之道也作史之才世所尚邦黎獻集

卷之五

十六

希有讀史之法繩尺具在誠能鈎玄舉要論世知人則雖頭白汗青方孜孜而未足其何擇之與有南北雍舊有二十一史本其板旣燬學者頗以購之爲艱故仍付之剞劂以爲求志達道者之一助云

此亦纔是合刻總序見得真說得透筆力亦真是古文作家時手豈能窺其肩項

古人難于得史而讀之者多故史學明今人不難于得史而讀之者無故史學廢蓋古人讀書皆手自鈔錄或書傭代爲之書必鈔而後得雖三史三傳已自浩繁况其他乎則其得史也良難自隋唐有雕本之法至五代而行宋而盛今而極九經諸史悉鈔版行世于是士大夫遂家有其書矣則今人之得史也良易然古人處事無不引經史爲斷是以讀史者多而史學明今人有史度閣不讀朝廷州縣有疑事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于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一七

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不知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均宜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從之是孝宗時已然矣然不必孝宗時也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朝嘗請罷史學是哲宗時已然矣然亦不必哲宗時也長慶間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于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是則唐穆宗時已然矣然則今日竟聽其

廢焉已乎夫古之人不必較勝于今今之人何必遠遜于古史學雖廢古人治史之法可攷也按唐時立三史料及三傳科杜氏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以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而朱子學校貢舉私議亦嘗欲分年試士有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等語今史學之廢視唐宋時尤甚苟能依法以取士自不患天下無讀史之人而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矣其爲益于國家豈小補哉且夫史亦非可漫讀也古之人經以爲經傳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旣熟然後從事于史沉覽博采皆還而中其章程彙其繩墨此讀史之根本也至于諸史之長短各有取材未經讀而先蹂踐眩壽諸人妄也三國之簡質宋之詳縟南北之剪裁五代之條暢無論已即近代如金史出劉元之筆元史爲宋王監修亦班馬之支流餘緒也明代人苦宋史卷帙繁重議刪修者不一家而崑山歸熙甫則云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噫以

熙甫先生爲此言謏聞新進亦可以廢然返矣因論史學之廢而並及于薄視諸史之失以爲置史不讀者勸是爲序

歷陳史學興廢言典核而意剴切文勢亦直欲吞剥秦漢人

西邦黎獻集

卷之五

十九

合刻二十一史總序

泰州沈默

古者一代之史書成則出而單行一世至後有合兩漢而刻之者有合三史而刻之者遞降遞增至合十七史而刻之而史乃大脩矣自此以往宋遼金之史成於前元史成於後至明之世而二十一史以名而其書一刻於南雍再刻於北監合天下之人而讀此二十一史者只此二刻盡之矣夫合天下之人而讀此二監所刻之書此不獨窮取僻壤之士終其身不能一睹即通都大邑中有好學深思者非世家大族富厚之家亦往往苦於力有不能得勢有不能購各挾一時賢所纂緝通鑑綱目之編竊秘爲鴻寶詡詡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五

自謂史學淹通矣非盡其才識不足以窺廿一史之全而其實無由也故語之以史事則剽竊古人之成說掇拾餘瀋妄肆雌黃上詆齊梁下斥遼宋而其卒也究不識齊梁遼宋之爲何書也可勝歎哉即虞山毛氏亦但有十七史之刻而四史無有也後有弘簡錄一書似欲補四史之闕然而終欲窺其全豹不得也此非身任文教之責者爲之合刻與十三經并行廣布流傳則世之能得廿一史而讀之者幾人乎况南北二刻日久漫滅且多訛舛殊乏讐校之功今遐搜博攬取歷代善本校勘精嚴以付開雕俾學者皆得購而讀之庶幾史學日隆倘或有馬班之輩復見

於來茲者未必非此刻之功也夫

絕不一字鋪排只實就所以合刻之故說得透闢方不  
負題此為大家作手

西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

此書其真大書也  
然不一字鋪排只實就所以合刻之故說得透闢方不  
負題此為大家作手

昔孔子因魯記而修春秋上以明王道下以昭法戒後之  
爲史者無不欲繼述春秋然而多失之亂者何哉蓋史非  
爲之難得其人爲之難也世所稱淹雅該博者苟非具知  
人論古之識則不足與爲有其識矣而學術未正好惡未  
誠則亦不足與爲且以聖門文學之選如游夏固信道篤  
而自治嚴者也而筆削之任當日莫贊一詞則夫後之爲  
史遠不逮於游夏而侈然自命恣一己之意持論家國天  
下之大其相率而失之亂也固宜然猶幸有春秋之法之  
垂爲者終賴有所依據而不至於盡失讀者亦因援之以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

折衷而考夫得失之所在焉子長史記上下數千餘年分  
別類敘寄托遙深至注記漢朝微婉頓挫使人諷咏而不  
忍釋其最優者矣雖孟堅譏其輕仁義而重游俠然西漢  
一書自武帝以前未嘗不仍其舊也顧其自爲文詳贍錯  
綜摹畫情事如親見其人此可與司馬氏爭長者而強分  
古今人物列孺子於新莽乃其失也蔚宗東漢文辭瑰麗  
亦欲度越古今而喜異好奇旨趣不立觀其所論斷皆非  
由衷之發陳壽三國志予魏正統未可謂明於大義者至  
以父髡而不滿諸葛以索米而致怨丁儀亦豈得爲定論  
哉然載筆謹嚴不易及也晉書增減臧洪緒之舊出自御

裁固史局一時之盛而其大致未免摭拾世說搜神異於  
史之信而可傳者矣沈約宋書本自承天子顯齊書因乎  
江淹思廉梁陳二書勉繼父志經喪亂之餘值民生之瘁  
所記詳畧重輕多不得其宜後魏收之北齊百藥後周牛  
弘德棻或苟以逞其喜怒之意或務爲清言而無所發明  
皆無可取者延壽南北二史文辭雋永過於正史魏徵隋  
書本末該備陳壽之流亞劉昫舊唐書鈇畧實多歐宋起  
而釐正之事增而文省亦云善矣而兩人分任則援筆不  
能無異編摩不能無訛惟五代史創於一手故其流連感  
歎之致直可媲美遷固惜乎其時其事紛雜轆轤無以發  
其文思而盡其才宋史卷帙繁重而體裁多乖當書者不  
書不當書者反書失之甚者也金史原本好問其說簡當  
遠勝宋遼元史限以時日削藁迫切雖欲無失不可得已  
凡此二十一史之大畧也我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

皇

上振興文教慮其書之散佚磨滅於是合而刻之彙爲全  
史俾夫強力之士涉獵貫串較得失於其中昭義問而輔  
皇猷其所裨益豈淺鮮哉夫漢時史記西漢書皆藏之秘  
省雖諸王在外常請之不可得而亦未有能讀之者今則  
燦然盡陳於前句梳而字櫛之其有疑義復取正於君實  
元晦之書期不悖於春秋之大法吾知良史之才之生將

必有駕古人而上之者矣是為序

中間鋪敘猶未能越俗至末段識力遠出羣流矣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二四

中間鋪敘猶未能越俗至末段識力遠出羣流矣  
六甫署書人西土也香吳長壽

昔先大夫爲大司成時其同官者爲鱗潭吳先生先生故新安學者每與先大夫升堂造士以及燕閒談論一步趨語默無不以紫陽爲宗當時國子諸生固皆幸得兩先生以爲師而國子兩先生志同道合甚相得也先生之居新安也去紫陽之山甚近每談及紫陽書院中事上自紫陽所以肇基之故下逮數百年來院中建置沿革興廢盛衰之由并其間人物言語行事講論著述之數無不言之娓娓余時纔垂髫每侍先大夫側竊敬聆之恨不能身遊紫陽之地以親炙夫紫陽夫子之衣冠廟貌而與諸君子上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五

下其議論也歲月幾何忽忽至今余於雍正元年來旬江蘇其在吳治亦舊有紫陽書院前大中丞清恪公張大宗伯建也余下車卽往禮焉試諸生拔其有器識者使講貫其中一如清恪公時旣幸得承紫陽餘風猶以未得詣新安而覲紫陽之爲快也余同年友漪堂者鱗潭先生仲子也由新安僑居吳邑性恬退年未及強仕早以詞林告歸閉戶著書一日出紫陽書院志以示余曰紫陽書院者余先大司成嘗請

先帝

御書以顏其堂者也余與伯兄東巖承遺命修葺之舊有

院志十卷余兄弟增訂爲十八卷并紫陽書院四書講義

五卷藏之篋衍有日矣必待其人而序之以不朽斯編也願錫一言以弁其首余受而讀之則與向所爲侍先大夫側以聞於鱗潭先生者無異回憶三十餘年前依依如昨日語而竊痛夫兩家先人不獲見也嗚呼方今紫陽之學如日之中天我

聖祖

仁皇帝躋諸十哲之次其所以崇紫陽者至矣余何能復贊一詞而獨念夫漪堂兄弟以兩世之勤上續夫紫陽數百年綿綿不絕之業其用心爲己苦矣學者讀書其中誠能鑒漪堂兩世之苦心以仰承紫陽數百年之訓誨當如之何曰紫陽之學所謂某生平止此正心誠意四字而已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二六

使學紫陽之學者皆能心紫陽之心以求紫陽之意其不愧也夫稱紫陽者何此朱子所以繼韋齋先生之志也清洛公序之詳矣夫朱子繼韋齋先生之志而以紫陽名其堂今漪堂兄弟復繼鱗潭先生之志而輯紫陽書院之志學者誠即此意而通之亦何往而非紫陽之學也與余履吳治則登紫陽之庭望新安則披紫陽之乘因追憶先大夫與鱗潭先生在成均時其所以立教者皆此物此志也遂捐金以敬授開雕氏而泣然以爲之書時雍正三年季夏上浣之吉江藩使者西林鄂爾泰謹書於署齋之慎時

哉軒中

春風亭雅集序

淮安許其恕

乙巳暮春之初大方伯鄂公集江南北之士闡題吟咏商確經史點塗雅南猥以不材亦與選焉檄至即日就道公適以事至淮遂謁見於舟次奉命隨往日侍左右口講指劃不異陽和之煦萬物也比至吳館於前張大中丞之春風堂堂之後有亭公遂以春風名其亭時諸君子先我至者五十餘人余方後至而扁舟相隨論文賦詩則又先諸君子請業焉公至斯堂諸生歷階北面執弟子之禮公與之論說不倦昔人稱明道先生謂如坐春風中者今見之矣公命序其事或為之記恕瞿然避席曰記則何敢作也

南邦黎獻集

卷之五

三十七

亭未久而名則舊宋范文叔屬晦翁為春風堂記應之曰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為實耶往者張大中丞撫吳日與諸生闡洛閩之旨後人思之故以此名今大方伯脫略谿徑胷次悠然至其教人各因其才使盡其分命題講論獨於春風沂水一篇中三致意焉斯足以塵垢宋人之席而批糠其議論也諸生誠得其意又無待空言如朱子所謂區區裝點僅同戲劇者耶謹以恕之所聞於公與公之所以為教者序之如此

諸生無待空言是作者主意

南邦黎獻集卷之六

西林學者鄂爾泰毅菴氏品定

男容校字

記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記

上海

陸瀛齡

今天子嗣大寶之三年府修事和上恬下熙薄海內外謐如也歲在乙巳春二月庚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禮官曆官咸請宣付史館紀述瑞應昭示來許於時

天子方謙讓未遑歸美於

聖祖仁皇帝事下史官并頒示中外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普天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一

率土皆額手跂足歎未嘗有甚盛事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矣哉人事盡於下天道見於上如影之隨形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况天眷有德以聖繼聖淳蒙沕鬱千萬世之鴻業垂焉皇哉巍乎中古以還莫得而髣髴也昔之爲天官家言者謂歲月日時皆甲子是爲曆元七政交會大率在長至而此獨見於中春天意若曰事與數符物以期致者非所以彰靈貺而答純德也七政交會於中春昭報也且爲萬年兆也我

國家以木德王天下且

龍興之地在於東東屬木今歲次於乙卯建於卯司令者皆

木也日在庚庚者更也黎民於變時雍之象也又按歲星在營室營室者

京師之分野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粵自奠鼎以來歲閱七紀大化之被四海者淪乎肌膚浹乎骨髓蓋天下之平久矣

聖祖

仁皇帝御極六十有一年曆數綿長罄宜戡穀天保孔厚虞夏以來未之有也

今天子至神器續承大統繼

仁皇帝之志述

仁皇帝之事以睢麟之美意行周官之良法神人胥悅而頌聲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二

作焉天下臣民之謳歌乎

今天子者猶之謳歌乎

仁皇帝也自古鄧隆之世景星卿雲麟鳳龜龍之屬莫不畢致矧今日者以孝治天下之德醞釀鬱積格天凝命兆千萬世無疆之祐休徵瑞應豈偶然哉夫歌咏太平導揚休美可以信乎今而傳乎後者亦儒生事也遂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不必博摭天官止就實事詳核深得記體

詩之由來遠矣今之學詩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解其義固無論已卽英才輩出徒掇拾鳥獸草木之名以供月露風雲之用不求其端不審其委不詳其異同體製之實徒曰詩耳詩耳嗜古者略一叩之茫然無以應輒爲大言以欺世曰學詩貴自出議論以尚友古人我不知其議論者安在也今且取其宜知者俾初學了然於心曉然於口以漸登曩哲之堂庶有合乎夫古詩三千餘夫子刪爲三百十一篇卜子序之轉相授受此經之所由傳也風以志民風雅以正禮節頌以樂成功此所謂三經也賦者直陳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

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託物起意此所謂三緯也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是謂四始大明在亥爲革命四牡在辰爲天門天保在卯爲陰陽交會采芑在午爲陽謝陰興祈父在酉爲陰盛陽微是謂五際憫平王之政教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齊家故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故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周南無周公之詩何召南又有召公之詩蓋周公在內居近善則歸君召公在外居遠功業著明此詩之作不作也七月周公所作何列於風公劉召公所作何列於雅蓋七月之

詩言風俗公劉之詩言政事此風雅之列不列也宋之無風以其時王所禮故巡狩不陳楚之無風以其僭號稱王故太師不錄迨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始於毛萇而箋於鄭元嗣後疏之者何氏全氏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則歐蘇諸家皆能訓釋而朱傳則得其宗矣試更以序而言之詩之序自詩傳不能明爲何人所作文公備論其得失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然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雅頌之作辭易知意易明至於風之爲體比興議論者多於叙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

曹詩記三

述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且夫子所取關雎者樂而不淫今以男女淫佚奔誘自敘其事者二十有四則不知所刪又何等也蓋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此以知序之不可廢也作序者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毛公衛宏所作然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如鴟鴞之序見於尚書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記皆與作詩者同時豈後人之臆說也特序非一人之言或國史之

采錄講師之傳授鄙淺固有之得其意足矣辭不必泥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竝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古序以言詩乎請更以大小雅而究之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雅亦有大小此說未安夫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皆得而小之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攷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五

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夙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竝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夫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竝言也詠嘯呦鹿鳴食野之苹優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優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不又於此而昭昭乎凡此皆詩之大綱不可不知者先明乎此而乃徐

出其議論求其至是而無非者庶不悖紫陽之正宗而亦時有心得俟有識者之商訂則於葩經似不無小補嗚呼世之讀詩者風雲耶月露耶服古之君子可以慨然而興矣

牢籠百家馳驟千古言皆有本句出心裁匪禹之後浚於詩者推鄱陽華谷得君而三矣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六

矣

世之讀詩者風雲耶月露耶服古之君子可以慨然而興矣  
出於詩者推鄱陽華谷得君而三矣

嘗讀孟子至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輒廢書歎曰書之世人知之詩之世人何由知之然而吾不可以不考也於是由朱傳以上邈毛傳及大序小序又進而求夫齊魯韓三家異同並及乎僞子貢傳申培說等可謂細大不捐薈粹靡遺矣而其世終不可得而論竊以爲詩之世次殆不可信且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也即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七

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

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

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

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



復先賢言子宅記

常熟 陳祖范

先賢言子產於吾虞有宅在縣治北其巷曰言子巷橋曰文學橋宅有言公井亦曰聖井去縣治百九十步圖志可覆驗也馮復京常熟先賢事略云吳文恪公蓋子游苗裔世居邑城之子游巷其先坐事亡匿故改姓楊儀明良記載明太宗時言氏有任諫垣者以忤旨簿錄其家男女皆適戍蓋言氏繇此幾中絕而宅亦棄之他族其後西洋人入而踞之爲天主教堂云

皇上御極之二年命天下郡縣資遣西洋人赴京及編管澳

門天主堂悉改爲公所於時方伯鄂公爾泰方秉孔氏之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九

道蕃宣七郡以振興風教爲已任廉知此地本先賢故居而言氏裔孫博士德堅列圖志具顛末以請復斯宅也而奉俎豆公爲牘上督撫悉如所請博士乃洒掃蠲吉泰先賢木主於中以克復告邑令長以下暨薦紳諸生來會皆肅恭再拜瞻望咨嗟於戲自先賢時距今二千餘年道有顯晦祠祀有崇替而永樂靖難之際子孫至翦刈竄伏不得守其族姓今則命服有常而一畝之宮亦儼然遺構豈非所遭之時異與惟

聖祖

崇儒重道表闡往哲錄其後昆而言氏得授世職比顏曾

諸家惟

皇上黜竒哀同風俗封疆大僚克奉行

德意而先賢舊宅既委淪於昔而大顯於今茲在詩闕宮之  
頌曰復周公之宇重先業也唐魏徵狄仁傑舊第官為贖  
還卹有功也若夫驅斥異教廓清埽除而歸之賢裔是舉  
也為尤盛且難蓋治隆而道明於是可見非獨一家一邑  
之光榮已也

是有關係文字

兩邦黎獻集

卷之六

十

子游卷記

秦州朱治

居有巷恒耳何記爲曰以居是巷者聖人之徒也夫聖人之徒衆矣所居之巷亦廣矣人人而記之不幾於辭費乎曰不然惟顏子與子游之巷不可以不記北方之學惟顏淵得其統緒南方之學惟言氏得其精華魯有顏子巷以巷之有顏子也吳有子游巷以巷之有子游也子游宰城邑致絃歌之化則居海虞亦必興文學之澤矣故記之者記子游也非記巷也詩云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其斯之謂與

簡峭而奧折於唐似柳於宋擬王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二

子游巷記

常燕錢近光

大江以南三吳文學甲天下去郡城百餘里爲虞邑先賢言氏子游所產也縣治之東有言公墨井遺蹟故在其墓道則西枕山麓元至順間建書院於縣治之西故明嘉靖四十三年永嘉王叔杲爲邑令得廢園一區復闢爲書院樹以棹檣表曰洙泗淵源其祠有紫陽朱夫子爲之記朱夫子曰縣有巷名相傳至今公爲此邑人蓋不誣矣巷故在邑之西北其巷有二在東者曰東子游巷在西者曰西子游巷自周以迄秦漢自秦漢以迄唐宋元明邑凡幾改而其巷獨傳巷之名由來舊矣按太史記孔門弟子多東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十三

錢巷記

州之士獨子游爲吳人北學中國身受業於孔子之門開東南文獻之源可不謂豪傑之士歟其地之有巷也當時必有絃誦於巷之中者而今已不傳矣吳地海濱商周人物攷之史傳蓋不多有言子生於周季數千百年於茲矣吳之士民身過其巷往來游歷者苟不能學言子之道雖曰經子游之巷不足爲言子重也今言氏之子孫特爲五經博士以續言氏之後使其學之不至凋零磨滅爲三吳人士之式以爲我江南人倡明絕學風化四方垂教萬世者豈惟其巷之云爾哉是爲記

詳悉

子游巷記

蘇州 李德溢

常熟故海虞舊治循縣治而北百九十步有言子宅因名其里曰子游巷巷有二以東西別之其東有橋跨琴水之上曰文學橋又北曰言子橋其西曰書院街迤而北曰沐泗街當虞山之麓而言子墓在焉春夏之交林巒葱蒨秋而清風冬而積雪占一邑之勝言氏自明永樂中子孫有任諫垣者以忤旨適戍籍其家斯宅遂為他人有其後西洋人踞之迄今父老子弟皆目之曰天主堂無有知為先賢宅者

今上御極之二年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十三

命天下郡縣斥遣西洋人改天主堂為公所于時方伯鄂公方秉孔氏之道來自七郡而言氏子孫請復斯宅以奉俎豆公為牘上督撫悉如所請既又捐清俸為鑿石表其墓門公之惓惓於子游氏也顧不厚哉夫黜異端崇正學

聖天子所以一道而同風也而奉行

德意妥佑先賢使百世後猶得識其里居聞風興起公之功

於是為大生巷人也謬以文字受知於公授館春風幸從

四方諸名士後竊聞餘論益知公之所以廣教化美風俗者率此類也退而為之記

能見大意

文學橋記

常熟錢近光

常熟爲子游所產其廟在 文廟之東有子游專祠外有  
子游家廟在縣治東有言子祠在東嶽行宮之左其文學  
書院建於縣治西北子游巷口有文學橋與言子橋相近  
文學之名豈自今始哉言子在當時以文學列四科其所  
以爲文學者難言之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  
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人學  
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  
文也公之文學何如乎觀其爲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  
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卽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十四

錢橋記一

謂其聞夫子之道也然則公之文學豈特語言文字已哉  
觀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是在語  
言文字之外也學公之文學者必以求道爲主道在即文  
在道在即學在也橋之以文學名也蓋有故矣橋舊名言  
偃橋宋慶曆五年錄事夏秀建洪武初里人陳貞重建按  
舊圖經言偃橋在縣東一百五十步文學橋在東北一里  
人之過斯橋者其尚思子游之文學守朱子之說勿以荀  
子之譏爲沾沾也是爲記

一橋一卷俱瞭然在目

文廟之東

村以角里名何哉角性仁仁能畜衆君子顧其名則其里可知角里先生爲四皓之一龐眉鶴髮採芝而食其寢于其行徐徐蓋亦神仙中人也始卜居於洞遶得地數畝構草堂竹屋行吟自怡風雨晦明扶杖登眺則江湖之思滿目矣性潔不喜蠶雜民聚而邨想亦皆淳朴可伍者豈村之風俗本然歟抑先生化之而後然歟聞洞庭爲第九洞天產多橘柚每秋高氣爽丹苞與茂林修竹相掩映巖壑間望若圖畫是角里邨之高風直若羲皇上人不止與武陵桃源並垂千古也予生也晚讀先生採芝曲如見其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十五

人至爲漢太子羽翼疑張良僞爲之以定國本而初終易節豈隱居樂道者之所爲也哉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爲秦伯後裔方伯鄂公尋先生之遺跡而弔焉命予作記記成浮白大醉予神游角里邨中矣

亦脫胎於桃源醉鄉諸記來  
歡草堂於風雨自出風雨  
千其千翁翁蓋掩映山中入  
可破角里夫生爲四皓之一  
林以角里名何哉角性仁仁

蘇州閘門外由大津橋下塘至虎丘延直七里名曰山塘  
唐刺史白公居易所鑿故至今猶傳為白公隄焉虎丘自  
吳國以來晉王珣與弟珉分據為別墅已而各捨宅為東  
西二寺然當白隄未開時猶然平田中一丘爾按白公以  
寶曆元年五月五日涖蘇州刺史攜家五十口領郡十萬  
戶控三江五湖之衝觀七堰入門之壯界分吳越守重隄  
防里閭碁布水道脈支相厥土宜經營地利歲慶豐穰民  
頌賢侯郡齋旬假宴集郡樓睠茲名勝虎丘為最於是鑿  
徑濬渠以通南北而達於運河捐二千之俸成土石之功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六

不幾月而山蹊一帶轉為通川石田咸資灌溉榜舟甚便  
往來且沿隄居民可以市可以漁亦可以遊隄之為利不  
大矣哉又緣山麓鑿水四周鎗銜盡闢洞壑俱深近水之  
臺榭增妍向陽之草木生春滄波翠嶺別成仙島改號齊  
雲之樓一新武丘之路船移弦管橋擁旌旗兩衙之暇為  
政風流偕周五殷三李娟張態往來憑眺吳中好風景風  
景無朝暮盡登臨之麗矚者公之詩洵此隄之實錄也惜  
公守蘇僅二年以病免故隄成亦不及作記留別有去郡  
能無情之句知公之惓惓於蘇者曷嘗一日忘情隄上乎  
迄今過白公之隄思白公之澤遐想白公之舊遊際夫花

晨月夕書畫舫中載騷人墨士過長洲之苑歷澣水之亭  
陟海湧之峯望烟樹色聞絲竹聲到處歡遊得醉吟於隄  
者皆白公當日之賜也噫白公去今千百有餘年仕蹟多  
不可考獨是隄猶綿亘無恙吳趨吳儂以及負販過客咸  
指而目之曰此白公隄也而隄遂藉白公以不沒於人口  
由今視昔後白公千百有餘年樂得而為之記云  
田資灌溉舟便往來不可市可漁民頌賢侯而思其澤此  
隄之所以可記也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擬紫陽書院記

江都李鄴

余讀宋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始知主書院之有山長也然其詳不可得聞近有大宗伯儀封張公于巡撫下江時建紫陽書院于蘇講誦之堂休宿之廬寢食之用皆具遠近之士皆自以謂得發憤于此莫不相勵來學而後乃知書院興賢之舉如是其周至也後之繼張公而來蘇者咸不廢茲院今則大方伯鄂公親臨講學于中來學常數百人尤稱盛焉且夫蘇之爲郡自有宋以來爲安定胡先生教學之地凡其示人經義治事之益蘇湖之士實首被之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六

是以蘇之文學精華海內之儒未能或之先也則夫今日之名書院宜以安定矣乃不曰安定而曰紫陽豈無說歟紫陽繼安定而起者也安定教法紫陽嘗采之以入小學矣然而紫陽發明天人性命之理帝王致治之道已有以直接乎孔孟之傳視安定之所標以爲具者不知遠過幾許尋丈天下士奉教于紫陽何啻水之朝宗加以蘇湖二州素沐浴于安定之流風餘韻其更進而學紫陽之學必視他郡爲尤篤而今日懸一的以一多士之趨其將以安定乎以紫陽乎必紫陽矣顧蘇之鄉先生嘗立異說不爲之辨恐學者嚮慕紫陽之志不決昔者蘇之司教重修學

志有鄉先生某序于首簡曰蘇始立學安定先生爲學之師其時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自儒林道學之岐分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矣夫鄉先生所謂道學何指乎指紫陽也曷由知之于其序毛氏注疏本知之豈紫陽不以經術爲本其教學稍有遜于安定乎紫陽嘗言義理是心所同然講求自易舉業乃分外事轉是難爲據此則舉業非其志也間嘗攷紫陽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再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濂而寧海方正學孝孺則少學于景濂者也自正學死于靖難精忠奇節震動古今天下人咸知正心誠意之學果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獲收儲才之效是皆蔽郭于學志之序言矣吾故亟爲之  
辨以爲茲院記凡以使多士決所從也

前溯書院之由後以安定觀紫陽切定書院議論正大  
氣亦疎古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

周東遷而至聖生萬世師表宋南渡而文公出百代儒宗  
自

聖主

右文追崇朱子輯全書以風行四海玉版生光升大成而  
廟享千秋金壘煥彩自昔未覩於今爲昭然而哲人云遙  
書院罕在遡鵝湖之故址碧草寒烟尋鹿洞之餘踪青山  
殘照紫霞洲畔莫覓遺亭嶽麓臺前唯留斷碣若江左固  
人文淵聚惟吳趨尤多士雲興當事於郡學之旁建立紫  
陽書院以奉先哲以造多士甚盛典也爾其經營隙壤庀  
飭羣材誅茅一畝之宮結構數椽之宇一泓璧水依稀想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

天光雲影之吟百尺宮槐髣髴尋綠樹青雲之句窗前草  
綠盡帶生機枝上鳥啼宛呈天趣爾乃師生有舍課業有  
堂延翰苑之鴻儒執文壇之牛耳盤供首蓂階前闐闐問字  
之英筆架珊瑚帳外集橫經之彥春風拂座文江競起蛟  
龍曉露研硃墨彩爭翔鸞鳳聞雞聲而警枕鼓篳篥譙樓刻  
燭影以聯吟更傳巷柝若其街跨卧龍市通舞鶴閣閭撲  
地金閭之萬瓦雲連雉堞參天茂苑之遙城日麗雲林丘  
壑滄浪留蘇子之亭金碧浮圖瑞光映梵王之刹莫不標  
斯勝槩助入文思者已數年以來成材蔚起攀秋風之桂  
鳳翅聯飛擷泮水之芹鸞旂競賦有德有造伏鶴與隱鷓

齊騫升學升鄉修柏偕芳蘭並茂斯可謂嘉惠後學弘長  
風流者也雖然文藝之士器識為先致遠之猷經術是尚  
必其克敦實學方為不鶩虛名上答

聖天子重道之隆徽下副賢執事育才之至意若僅儷花綴  
葉剽拾浮詞與夫鬪捷矜奇競趨聲氣豈惟恫考亭之靈  
毋乃貽學宮之玷乎哉敢罄鄙思用陳短引若夫振興風  
雅樂育人才捐清俸之餘贍資脯餼簡聽政之暇校閱文  
辭創之者大中丞儀封張公嗣之者今大方伯西林鄂公  
也

以駢體作記風格自別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二

紫陽書院記

長洲許名崙

書院之興其來舊矣稽諸志乘若大梁之太室山下有嵩陽書院宋至道初賜九經子史藏於中王文正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以供爨更若司馬公池爲邑令時生溫公於汝寧之光山因有涑水書院其後魏了翁爲起居舍人以論事忤史彌遠遷於楚之靖州杜門著書是爲鶴山書院再攷宋之郡守朱洞建嶽麓書院於長沙與嵩陽應天白鹿爲四大書院焉蓋書院之所繫實與學校相表裏奉先儒以爲依歸率士子講習討論之所也如紫陽朱子之書院在豫章之廣信者白鹿洞之外同陸氏象山講學立書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

院於鵝湖而紫陽山去新安府治不五里而近先人廬墓皆在婺源至今亦有書院按朱子父喬年公諱松宦游閩嶠遂家焉則建陽爲生長之鄉矣而其所著述署地新安是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思也建陽廬峰之巔有雲谷嘗構草堂於此卽晦菴也又卜居紫霞洲側顏曰溪山一覽亭曰天光雲影至於考亭書院爲唐御史黃端講亭以祀其先而命名繼而朱子築室於其間理宗詔立書院賜之以額名仍其舊此書院之在建陽者也朱子遙接孔子之傳嘉惠來學明經論道士子以所居爲南州闕里乃知朱子之書院不當以新安與建陽爲限猶之孔子爲大下

萬世之師表匪僅東魯之邦而已也我

朝重道尊儒闡明正學纂修全書單行於世新安建陽竝襲  
博士配享孔庭附於十哲之列其崇奉之意蔑以加矣昔  
尚書儀封張公撫吳時立紫陽書院於郡學之東偏諸君  
侯官此者俱未嘗廢乃事復遇我公慨然以斯道為己任  
踵事而增華甚盛典也我公文章經術遼海之靈氣鍾焉  
少承大司成公庭訓人倫模楷克世其傳以名孝廉起家  
位躋方名躬膺

簡命旬宣大江之南善政不勝枚舉而尤念移風易俗必由

端士習始吾郡山水清嘉人文秀美大都重浮華而輕實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五

踐其器識文藝之先後何我公愬焉憂之即於紫陽書院  
著為規條名諸生肄業其中給以膏火延名師為之訓迪  
四方來者甚眾唯文品兼優者得預焉夫而後士知砥礪  
廉隅文風一歸於正書院之有裨於學校信不誣耳竊嘗  
論孔子之道見知於孟氏聞知於朱子當朱子五百餘歲  
之後聞知其道者舍我公而誰屬茲則南州闕里近在吾  
吳朱子去已久而詩書禮樂之澤未泯也謂非我公之力  
歟謹濡筆而為之記

前幅書院來歷精詳入到紫陽源源委委具有條理歸  
束亦周匝識見既高而結構復謹嚴

從古來器物書畫蓄聚之家多矣然往往直贖亂目亦或遠代名跡煥然如新而近世反朽蠹不完全者良以寶之視其人藏之視其地也海嶽外史風神飄逸古道獨行書法則變化二王晚入平原悉由心運點綴山水則出入董巨自成一家惟妙於已精于鑿故癖于好也凡古器古書畫就北固山居立寶晉齋貯之自王謝顧陸真跡以至摩詰玉躒金題幾埒秘府右軍紫金石硯尚存則餘物之皆由賞識品題可寶玩者抑又多矣然性好潔有請觀者必對設兩案手爲舒卷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浣之也於是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二十五

觀者多却步不欲輕往其齋然珠玉易致古物難得書畫歲久耗散名人不復更生既聚此難得之物有其人與地以善自寶藏可因主人珍重不一往觀乎雖然論物之理有聚必有散往往始焉若何收藏若何愛惜而卒至化爲雲煙其感慨可勝道哉坡翁記寶繪堂云物之可以悅人而不可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但當寓意無得留意也今觀之者亦坡翁寓意之謂也故記之

但當寓意無得留意是一篇主意通篇曲折頓宕說來令人游目賞心

春風亭雅集記

丹陽 姜兆錫

恭惟

皇

上御極之元年特命西林鄂公爲方岳使者明年改平事  
和乃釐文廟祀典理書院飭學規且將較刊十三經二十  
一史與有宋先儒之書以與學者講明切究發其義趣又  
其明年使者乃延其屬江蘇七郡與其外邦流寓之士凡  
六十人集會于學舍之春風亭而與從事焉此雅集所爲  
記也或曰雅集之名舊矣曩有宋之世嘗集海內風雅之  
流會於西園其時主之以駙馬之王晉卿而相與集者自  
學士眉山蘇子瞻迄於外史平江米芾山人丹陽蔡天啓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五

以至金山寺僧佛印之屬并其家之姬妾悉侍焉又其所  
以集者自把酒賦詩而外凡捉麈揮毫彈奕品茶之屬靡  
不傳之來者爲風流佳話也今使者方將與其學者講論  
經史點塗雅南而已敢問事異而名同何耶曰是不然夫  
雅之言正也嘗竊慨夫大雅不作之後荆榛逮於狂秦其  
間怨起騷人繼以班馬激揚蓋云盛矣而試與上追二南  
雅頌之教自宮廷以逮里巷其文類皆發乎情止乎理義  
故或齋莊中正以盡臣下之志或恭敬肅雍以發神明之  
德而即凡家人婦子之作義亦具焉故知風雅之爲教而  
彼所號爲西園雅集者乃譌雅非正雅也今春風亭之爲

集也使君於講學之餘率其人士登高丘而濯清流春風  
沂水之象宛在人間而其余人士日從以遊益將挹清和之  
德被披拂之雅此又朱光庭之侍程門所謂彌月中如在  
春風中坐者也由是觀之將所號爲雅集者其屬之宋西  
園與今之春風亭也必有辨矣記曰好而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余懼聞斯會者之或以譎雅目之也故發其義而  
爲之記

雅之言正也本詩說來借題看出大義方是儒者倡明  
教化之旨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自留漢余聞洪會春之取以爾非自也  
自留今之春風亭也必不備其時也  
春風中坐者由是觀之將所號爲雅集者其屬之宋西  
園與今之春風亭也必有辨矣記曰好而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余懼聞斯會者之或以譎雅目之也故發其義而  
爲之記

春風亭雅集記

儀徵伍起

雍正三年方伯鄂公錄取江蘇各郡縣多士文課檄下暮春朔遠近咸集蘇府學宮之春風亭時公以

王事涉江淮周覽民莫遑館授粲勤懇懇詔太守暨學博陳君董其事越一日陳君曰來我公意甚盛慮久羈母懸硯北題森森立請視齋壁夫學宮王化基也士散處四方有師儒帥先尚憚端居切廟朝夕淬勵稱朝家教學意旨令不崇朝景從響應羣萃樂趨分題爭構以後爲恥豈非立教之盛而化行自上者有以鼓舞而振興之耶予惟公之意尤有在文末也行本也本不立則末不植諸生之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二十八

文高下深淺已較然矣斯集也非徒使之競長角技於文藝之圃抑將由文辭窺其性情心術如子輿氏所爲聽言觀眸子者從而裁抑誘進之俾克斂華就實也詩云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一時人材之衆多又曰古之人無斃譽鬢斯士言有文之德乃有士之譽也諸生登斯亭業斯製穆然想見公之教思本德行達政事由政事及文章雅化幾乎二南成人小子如坐春風中矣謹筆之以記其盛

因雅集歸美世教之盛議論正大光明而教之所以盛處却又高着眼孔洞悉根本使古來作雅集記者都嫌

今方伯西林鄂公之藩於南也正已率物以宣上德意蓋有古牧伯之風在治一年以太史采風之義檄下郡國得士凡若干人將加試焉先集於學舍西偏之春風亭命司鐸主之候人視夜館人授粲意亦勤矣諸人者旣得親大賢之教育又以大江以南數百里間名流翕集分箋題詩各出平生相質正以爲異數宜有樂於此亭者乎有告曰藻者曰亭爲前中丞儀封張公建而今集於斯也子亦有說乎曰藻曰儀封張公以名儒宿學坐鎮全吳暇則進諸生論文講學不輟德加於人者無窮此昔日之春風而亭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五

之所以作也今公爲天子屏藩江左財賦殷繁羽書旁午之際而憐才好士惟恐不及于張公有加焉此又今日之春風而亭之所以集也夫春風者大造之和播於萬物而物樂得之以遂其生今日藻與諸君之在斯亭也俯仰以暢懷抱吟咏以發耳目晨宵歛曲紙墨淋漓日坐于春風之中而不知誰之爲可乎抑猶有感焉曩在壬辰日藻奉學使者命一晉謁于張公公賜之坐因問先世及平生歷歷勉以誦法朱子色和而語切若父兄之誨其子弟然而日藻不肖親被其風而不進于德以摧頽至今今幸與諸君列公之門下而欽其光諸君吟風弄月直有吾與點也

之意乎顧日藻未知能抽萌拆甲如小草之吐秀于和風  
舒景以不負化工否也行自勉之且以諭諸君是爲記  
議論正大就春風發揮雅切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

春風亭殿正誼堂之後制劃宏敞簷宇翬飛集於斯者目豁神悚志舒襟擴大方伯奉

天子命總藩是邦嘗登茲亭而樂之曰儀封書院之設所以爲興賢育才計者至詳且備今吾不有以將其英擷其華何以風示生徒使之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乙巳歲三月名七郡一州之士雅集亭上冠蓋輻輳霞蔚雲蒸觴詠之暇迺以記屬管子曰有是夫亭之以春風名也其爲義豈不大哉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于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所終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士之學術事業隨之矣然而風之在春也噓天籟之融和暢人情之鬱傑達萬象之勾萌發山川之麗景油油于于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殆儼如伯牧屏翰化行俗美仁風扇人浹於肌髓故其沛澤也遠而收效也大書云惟德惟風詎不信歟余少時嘗讀蘭亭前後諸序又嘗見西園雅集圖繪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往往浮動於左尊右俎間雖俯仰今昔世異時殊曩哲前賢杳不可見

而後之人猶可卽其歌詠文章以想見其風流輝映卓爾  
不磨然則世豔浮華盡屬空幻惟辭章榮烈足以傳世於  
無窮此以知聚散無常有志之士要當蚤爲不朽計也今  
者良朋萃止少長偕來言人人殊士各異態或閉目潛思  
或挂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  
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几席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感  
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持觚先飲或操卷  
授鄰坐者觀曲肱着雲雅集諸人皆一一可狀嗟乎追浴  
沂之風徵法舞雩之詠歎情隨境適樂與道俱吾徒當思  
所以坐此春風中者其來有自藉令上之人日隆興賢育  
禹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才之典而士止以庸衆自待其於砥礪廉隅之道奚有當  
乎若夫鮮葩溼翠瑤樹凌雲赤紛綠駭茸茸漫衍此則春  
風亭一時之景也余姑略而不記

前就風字發出精義後幅寫出文士含毫弄穎千態萬  
狀視雲鬢羅列者有雅鄭之別

西林先生既以三月二十四日會諸文士於春風亭凡成經義及詩賦詔誥序記贊頌若干篇越二日復延入署之慎時哉軒則親爲甲乙其高下而剖其得失之所以然且曰余之官三載未嘗宴客今集諸君子倡酬一月復集是軒舍桃竹笋共嘗清况始不忘做秀才時滋味也願各有以紀之諸生即席賦詩得若干首公復論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制義一道與聖賢神理相吐茹更不容或輟江左固多才諸君子尤其秀傑也萃聚一堂良不易得與其散歸鍵戶曷若麗澤之益爲多春風亭廡舍庖漏粗具盍留肄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三

所業膏火余固能任之諸生感公之意樂良友之益且可朝夕是正乎公也各敬受命惟親老不可遠離及授徒不可久曠者辭公適歸其留春風亭者凡若而人則相謂曰吾儕雖共隸公宇下然居處修阻聞聲相思久矣茲得並席聯床賞奇析疑非公何以及此且公清吏也蒞茲土三年矣惟飲胥江杯水上下共知之衣食服御菲薄甚寒素獨於吾黨飲食教誨經畫備至恩意良厚其將何以報公希閔曰曩者席上公不云乎近世流俗相讌訶動曰書生書生大意以書生迂愚無能爲者烏知古今不朽事何一不出自書生慎勿思脫書生習氣公教如是吾黨今日姑

務爲書生處此修業爲書生所當爲他日幸而得遇爲書  
生所願爲秉此終身通塞不變報公者於是乎在他勿與  
知也僉曰然因即記其語附詩文之末

說來款款有致宛然道學風流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十四

論

擬太極西銘通書正蒙總論

李堂

今夫理學在天地間不考其淵源莫知所自也不晰其同異莫知所宗也自二程先生生三四百年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而朱子遵之用集大成斯道遂昭揭日月豈知受學于濂溪講討于橫渠其淵源固有可考然所以指夫孔顏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得而悉聞矣周子祇傳太極圖說通書兩篇張子祇傳西銘正蒙兩篇其間爲同爲異辯晰甚精程朱接淵源之脉皆有所發明焉劉靜春謂宋有四篇文字首推太極西銘乃後儒尚多聚議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五

李堂一

朱子一言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而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至問橫渠作西銘示進爲之方與濂溪作太極發造化之原所造孰深則朱子曰此未易窺測亦非學者當輕議也通書本太極而條貫之正蒙則不及西銘之粹程子曰橫渠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而要之四篇皆宜潛味而精晰者也昔孔子言易有太極濂溪本此旨作圖說遂揭道體之全原太極于無極見其無形而有理而不涉于虛也惟太極于二氣五行萬事萬物見其由理以之氣而不滯于實也且卽聖人之主靜立極見太極在人者無異在

天而理氣之不相離終不相雜也程子平時議論悉本此而特未嘗輕以圖示人恐其義精微廣大下學難知不可驟語之令馳心高遠之域也朱子近思錄首此篇則欲學者識其名目耳西銘之義總教人盡性人生受性于天地猶受形于父母必能守身而後爲孝子必能盡性而後爲善事天地極之民胞物與皆同吾爲天地之子而要歸于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乃盡所以事天之道是則所謂狀仁體者固言心之德非但言愛之理也程子指理一分殊因龜山疑爲兼愛而答之朱子因以晰其義耳豈謂張子之意專在是哉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太極明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六

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散爲萬事故推理氣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詞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無不論之親切簡要於是而有得焉則通易理見天道向以太極自爲太極者今而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正蒙論道之極致不獨物我爲一凡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而一也是固雖演西銘而稍雜矣唯心統性情一語實能剖盡群疑而氣質之性亦卽太極圖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之說也天地之性卽太極也此與周子同者也若太虛太和則朱子議其言理而混于氣不若周子言太極

切實其言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則程子云恐未安故  
答張子書謂其苦心考索非明睿所照意屢偏而言多窒  
又云西銘之言極純無雜則正蒙之言誠有雜者此與周  
子異者也而太極西銘通書固無不同矣總之先儒緒言  
末學何敢置喙第本程朱所發明之意考其淵源晰其同  
異俾人知所自定所宗以推論之而周張四篇之大旨明  
而濂洛關閩之統悉著于天下矣

論列儒先理明詞達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七

此集卷之六，內容為論列儒先理明詞達。文字較為模糊，但可辨識部分內容，如「夫西銘之言極純無雜則正蒙之言誠有雜者此與周子異者也而太極西銘通書固無不同矣總之先儒緒言末學何敢置喙第本程朱所發明之意考其淵源晰其同異俾人知所自定所宗以推論之而周張四篇之大旨明而濂洛關閩之統悉著于天下矣」。此段文字與上方OCR內容一致，但位於書頁下方，可能是另一頁或同一頁的複印/重刻。

太極西銘通書正蒙總論

吳江顧我錡

宋自朱子以前其爲載道之文者六濂溪之太極易通伊  
川之易傳堯夫之皇極經世橫渠之西銘正蒙文定之春  
秋傳五峯之知言是也顧朱子獨於周張之書爲之箋疏  
演繹不遺餘力其於正蒙一書雖微有異論然采入近思  
錄者凡二十有六條無他二子之書高之通於性命之原  
下之切於日用之實誠入道之階梯希聖之羽翼也蓋嘗  
取而論之自古聖賢言性與天道者多矣然皆隨事立說  
而於天人授受之際以及造化人事同條共貫之旨未嘗  
明白親切以言之也獨周子太極圖說始於無聲無臭之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八

初中於絪縕化醇之理終於主靜立極之道絲分縷析融  
會貫通能使天根月竈無不軒豁呈露此豈漢唐諸儒能  
窺其萬一者乎是故五性稟於五行五行根於二氣二氣  
總於太極而太極又推之於無極溯其原於冲漠無垠而  
要其宿於盡性至命天人合一之理於是乎脩矣然太極  
一書詳於性命之原畧於事爲之目於是有通書之作以  
相爲表裏通書之言誠也即太極也其言幾也即陰陽也  
其言仁義禮智信也即五行也凡夫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禮樂政刑之務無不脩具即中正仁義之實也故夫讀周  
子之書者先之以太極繼之以通書則首尾完具綱目畢

張而天地之所以賦於人與人之所以合德於天地者可  
以次第識矣若夫西銘一篇其初固列於正蒙之中朱子  
獨取而表彰之使自爲一書何也蓋張子之作正蒙索之  
過艱求之過深故程子謂其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  
柔之氣至於西銘則於理一分殊之旨親親仁民仁民愛  
物之道如別黑白如道酸鹹離之則等殺分明合之則本  
根協一朱子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弊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怙於爲我之私者蓋自近世  
諸儒苟揚韓愈之流自詭於聞道者均未足與語此也雖  
然物我一也而天地幽明鬼神之貫通而爲一人已同也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三九

而易象詩書禮樂之協比而爲同猶未之及也於是正蒙  
一書旁推交通發先儒所未發其亦西銘之外篇也歟愚  
竊以爲周子之說體也而必有其用張子之論用也而必  
有其體由太極而推之近乎聖功然仁育萬物義正萬民  
未嘗無胞與之量由西銘而推之近乎王道然塞吾其體  
帥吾其性未始無修吉之功故二子之書一經一緯一縱  
一橫取而譬之若中庸之言性命而極於位育若大學之  
言治平而本於誠正也若河圖之以生數統成數而爲書  
之體若洛書之以奇數統偶數而爲圖之用也昔朱子之  
論二書者曰濂溪明造化之原橫渠揭進爲之庠學者誠

能識其指要而又有以知其循環會通之故庶不沒前賢垂世立教之苦心也夫

極博大亦極精微實實從二子書中細心理會過故語語親切有味而文之結構與行文之筆力即求之古文  
中前師南豐後婉震川餘子安足道也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行而後文尚已至漢唐之世取士之途甚廣亦不專於明經也故漢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孝廉射策對策諸科唐有秀才進士明法身言書判之類其取之者非一道故其人各以長自見而經方致遠多可用之才至宋用王安石之說罷詩賦而專經義意欲明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卒之道不明而法不行其人率皆變為空疎熟爛萎靡不振及試之家國天下一切天文地理禮樂文章兵刑錢穀之要皆驚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顧錯愕而茫然一無所曉是名為誦法聖人反不如偏長末技農圃醫卜之屬猶可適時而致用也為此法者豈不過甚矣乎然宋之經義尚未如今日之經義也嘗觀王安石蘇子由文文山等作簡約疏通期於發明題意而止初無翦牽蔓引支離汗漫之病故前明洪武因之迄於成弘其時人才尚皆多讀書負經濟大略以其精神材力不耗費於無益之文也故正德以前經義不甚工而人才傑出正德以後經義愈工而人才愈下一壞於嘉靖之泛濫再壞於萬曆之佻巧三壞於啓禎之雜亂由是仙經梵錄牛鬼蛇神文病言詖相繼間作經義之雕飾日繁而經旨之

汨亂日甚時文俚俗之言日積而古文經世之學日荒聞有志於古者欲以古文綴入時文徒足以亂經而無用其不學者亦恥於華采之不章也競以陳言長語襞績其中反覆洄旋沒世而不能自振更三大壞而不知變則明經進士之科適足以隳人才而不可以得真才矣無他以未嘗反其本而推之也蓋明經者期於發明經義而止也經既明矣雖有華巧之辭無所用之卽學富五車胸藏二酉自有詩賦古文可用而豈在於此哉今既未能復三物實興之制又未能復漢唐諸法就明經進士科亦宜嚴定其例姑復宋時初明之舊首場經義或七條或九條每條限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聖二

三百字以內雖題係全文註疏浩繁者務摠其太旨無闕漏無違訛而已春秋三傳左氏公羊穀梁宜分習而皆以胡氏爲正義他如周官儀禮爾雅亦宜立於學宮孝經文簡可與大學中庸合爲一書與論語學子爲三書三書之外人習二經經義既通試以二場詩賦詔表判三場則論一篇策三道凡去取予奪摠以二三場爲準而初場止於通經則人人皆知上意所嚮精神材力咸用於古文經世之書而不耗磨於帖括無用之學人材得如漢唐之盛而後可幾於三代也伏惟執事負超卓之雄才蓄剛明之駿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忤所謂文章言語與政事相伴者於

今見之故敢以其說獻焉  
重在崇實學鑿鑿可聽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三

重刊崇實學鑿鑿可聽

本良之始錄以其說補焉

嘗攷歷代之史史記冠十七史之首而疎畧尤多宋遼金元續十七史之後而煩蕪特甚故秦以前宜用補而漢以後利用刪刪述之道先正史記史記正而後古今之史統定矣子長之文如神龍變化莫可端倪其發憤著書比於莊周屈原則可而史之道不如是也孔子古文尚書百篇春秋記十二公之行事皆詳畧適中首尾完善豈若是之偏枯殘闕哉自鴻荒創造訖於周末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名物之繁經綸智數之詳神聖賢人之數元會運世已該括其始終皇帝王霸已包羅於百代非可率意而爲也帝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

紀以前宜別爲鴻荒一錄而易大傳首列庖犧神農不得遺也殷周之祖自稷契而下宜與臯陶伯益伊尹仲虺傳說巫咸之屬及秦莊襄以前並爲世家而不當列之帝紀也田韓趙魏之祖皆列國大夫宜爲列傳而不當列於世家也列邦世族如鄭七穆魯三桓晉范中行氏賢不肖雜出其間亦宜叙次使有考也天文宜本春秋地理宜本禹貢職方禮樂宜本三禮及國風雅頌至所用尚書左傳國語宜載原文而不當減易其字句其餘事涉漢者悉歸漢史而以秦史終焉則史記正矣由是三漢合爲一史而以魏吳載記終之以晉宋齊梁陳合爲一史其十六國後魏

周齊則列爲載記而以隋紀終之以唐五代合爲一史而不當著五代之名可與十國均爲載記如王皞號爲唐餘錄可也宋迄元爲一史而遼金則列之載記焉史記而下得四史耳其他條例難以悉舉然如羿浞武曌應立一傳如新莽也晉書伎術列女傳列國之人應附之載記也漢書諸志援引周代之事應歸於史記也列代志書及四譯傳俱援引前代之言不勝重複盡可刪也後魏遼金元諸臣列傳庸冗雜濫宜省定也宋高稱臣之表金源封冊之詔皆當入秦檜傳而無庸見之帝紀也朱溫之惡浮於新莽以地則狹以年則短莽爲傳而溫爲紀必不可也觸類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十五

引伸彷彿此意而爲之於漢以前之史則增其倍漢以後之史則削其半庶合於夫子刪定之旨而不得其人則不能行也管窺蠡測惟執事哀其不逮而賜之教督有厚幸焉

先正史記論已驚人史記而下得四史快關特未曾有惟其一部廿一史爛熟胸中故說來皆中肯綮推倒豪傑開拓心曾惟此可以當之

今天下太平八十有餘年矣上下清明四方無事居官者貴廉潔而賤貪墨求仕者棄甲冑而崇詩書樂業者守高曾而服剛畝此其移風易俗咸五登三甚盛治也豈尚有遺計過慮待臣下之指陳擘畫者哉然竊以爲天下事弊常伏於所隱而患當防於未然則愚所鯁鯁然爲漆室憂者其一在官其一在士其一在民古之爲官者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故升諸司徒曰選士升諸學曰造士升諸司馬曰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如是而已不聞其以貨也入粟拜爵之制始於漢文然其時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六

富商大賈限不得爲吏而上造五大夫大庶長之屬又皆虛懸其爵以示褒異無人民社稷之寄也不數十年至於孝武富民皆得入貨爲郎驚爵者始受事矣迨東漢之季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於是崔烈至入錢買司徒吏道雜而多端至此極矣此無他涓涓不絕流爲江河作法固然蓋無足怪今

朝

廷沿前明遺制自上部郎守道下至縣令俱得援例輸納其間得一二英傑才雋之士吏治有聲遂以爲得入之道未必不在乎此浸尋荏苒久而不變愚竊以爲非也夫徵材考行十失二三焉然失焉而不勝其得不害其爲良法

也計貲子秩十得二三焉然得焉而不勝其失不害其爲  
弊政也夫買官鬻爵之流其賢者操奇贏之智握并兼之  
術內博一己之榮外爲宗族交遊光寵其不肯者入之於  
官償之於民輸之於上浚之於下其道如巨賈然不數歲  
而富倍其故資矣於是天下逐利之徒靡然從之濫名器  
而隳官常率此物也又其甚者狡黠之士獵取他人之資  
以爲之營辦因而自爲地者有之矣富厚之子懷金玉之  
重慕榮祿之利猝爲人所賣操瓢而瘠於溝中者有之矣  
此又其弊之弊也今幸而

朝廷明聖內外大臣咸得其人故吏治蒸蒸進而日上雖有

南邦黎獻集

卷之六

四七

敗類擊拳曲踞而不敢逞耳衷而行之以至於百千萬祀  
慮非所以爲善後計也漢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  
如中秘書今之患萬不至此然不可不防其漸也此所謂  
其一在官者也古之爲士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典至重也其在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楨之又曰既  
見君子錫我百朋蓋言得之多而養之脩也故其時風俗  
淳美人才輩出思皇多士之頌興焉自是以後漢徵之於  
郡國魏立之以中正於是有舉主連坐絀爵之法蓋至是  
而人才之得失半焉然猶準之以鄉評權之以物望非徒  
以文詞爲也文詞取士自隋唐進士科始夫隋唐之初皆

英主也豈不知文藝之末記誦之學不足以衡量天下士哉然且不辭而爲之者將必有取乎其間也今夫力經者聖賢之迹象也三史者政治之淵藪也士之明乎此者不必皆善顧不明乎此而詭而合乎道者亦未之有也是故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以爲庶將有身焉苟程之文藝以校之則且并其文藝而廢之徵之記誦以試之則且并其記誦而蔑之則是空卷已耳白腹已耳神明逸所謂手搏得之已耳雖隋唐之主亦斷斷乎以爲不可也有明之試士也先之四書經義以觀其繩尺次之論以觀其識度次之表以觀其淹洽次之判以觀其剖斷次之策以

觀其綜理蓋將使全才之士一不沒其所長也然自穆廟神廟以後其風乃大變有司率多取決於書義而以後則度閣不觀於是衣鉢之論大興揣摩之術四起夫所謂揣摩衣鉢者不過一字一句之間爲摸稜圓轉之計耳摸稜果足以裨治化乎圓轉果足以益政教乎今自正嘉以前其奏疏論議猶經經緯史足以信今傳後自隆萬以後名人著述遂無片語可傳者此其驗也仰惟

國家龍興以來人文蔚起過前朝遠甚然其弊有仍而未革

者則視書義太重而視論策表判太輕也制義之興三百五十年於茲矣其父兄以是教其師友以是勸上之不必

有經訓之蓄畬下之不必有史籍之灌溉雷同勦說捕風  
跡影雖三尺童子援毫濡墨皆足以取榮名獵厚譽一日  
得雋而已偃然於薦紳先生之間矣故數科以來榜一發  
天下之人自一二魁儒碩學之外莫不目笑而心訝之而  
主司方以爲特達之知舉子方以爲驪黃之鑿甚可嗤也  
夫天下之事勢有所極重者則必矯而易之而後可參焉  
以執其中自隋唐以還士之工詩賦論策者多矣詩賦近  
於浮夸策論流於冗漫故其時設之經義使之引繩切墨  
不敢動踰乎範圍之外今則不然誦盈卷之文挾三寸之  
管目無古今胸無載籍莫不支離攘臂或曰吾將珥筆承  
明也或曰吾將出宰百里也雖卒不可得而其心固已馳  
矣如是則詭過弋獲之意安得而不萌奔走竿牘之風安  
得而不熾乎此亦不覈之以實學之故也此所謂其一在  
士者也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賈而已先王知夫言厯事  
雜不可以為治也夫是故處士以學處賈以屨處工以肆  
處農以井使之各專其業各勤其務而不相亂無所為遊  
民也周公之制不毛者有里布之罰無事者有夫家之征  
其所以為遊民戒者如此其嚴也蓋嘗取而論之農本富  
也工與商末富也士者不操乎本末之計而兼享本末之  
利者也然功有相資事有相需故雖勞逸殊途執業異等

自古及今秩秩然安之而不相詬病者爲其所志者高而  
所補於世者大也若夫遊民者何爲哉授之以詩書則不  
知其義教之以貿遷則不嫻其業督之以傭耕代斲則手  
足癢卷而不足以勝其任然且衣紈縠饜膏粱嬉遊於市  
肆隴畝之間傲然以衣食爲己分於是嬉遊不已繼之以  
博奕博奕不已繼之以鬪爭鬪爭不已繼之以訐訟風俗  
積敝職此之由無他失其業也古聖王之治民也凡以勞  
之而已魯語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今農夫之治田也自播種以來泥行露宿春則濡  
手足夏則焦毛髮其勤如此而遊民者袖手裹足羣聚而  
嘷之彼豈能鑄金以爲用兩粟以爲食者哉如是而欲耕  
者無貧不可得也是故聖王之於民也授之以業係之以  
籍嚴之以威使其手足不得寬而心思不得縱是以惰淫  
邪慝之風不作軌馱傲狠猖狂亡賴之習不行夫是以四  
民得安其業而天下治今之遊民未甚多也然數年以來  
自都邑至於鄉井亦所在有之矣未足以爲害也然熙熙  
而行漫漫而遊已足以爲四民蠹矣竊恐更數十年之後  
戶口益繁生計益寡人情喜佚而惡勞舍勤而即惰則且  
有士釋其簡編農舍其耒耜商棄其車牛工擲其斤斧而  
相率以趨於嬉戲無度者此亦化民成俗者所當預爲計

也此所爲其一在民者也若夫經畫措置有司之事也草  
茅賤士無所識知隨其聞見肆言無隱竊自比於芻蕘工  
瞽之陳惟當事者採擇焉

在官在士在民三條皆中時弊剴切動人

象獻集

卷之六



五字在士在民三條皆中時弊剴切動人  
昔之取辨富車者皆非也  
業類士無微嫌映朝其聞其類言無隱竊自比於芻蕘工  
亦其低微其一表用矣也矣大雖豈能於存用之

